

<<高窗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高窗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253902

10位ISBN编号：780225390X

出版时间：2008

出版时间：新星出版社

作者：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

页数：270

译者：傅惟慈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高窗>>

内容概要

《高窗》故事主要内容是：一枚珍稀金币不见了，马洛被失主默多克太太请来寻回金兵。默多克太太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儿媳妇。

但默多克太太的儿子却摸到马洛的办公室，先是试探马洛知道多少，然后恐吓马洛，希望他赶紧罢手。

马洛当然没有罢手，结果出来了两枚金币、三具尸体——只要马洛见过一个关键证人，这个人立刻就被人干掉。

《高窗》与《长眠不醒》一样，有著名翻译家傅惟慈执笔，译本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。

译者将雷蒙德·钱德勒的小说传神地转化为中文，字里行间读者都可以感受到菲利普·马洛玩世不恭的性格，以及他“在黑暗的世界中做最高贵的人”的品德。

作者简介

钱德勒，他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，他的作品被收录到权威的《美国文库》中。他是侦探小说而被载入经典文学史册的大师，他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（MWA）票选150年侦探小说创作史上最优秀作家中的第一名。

他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编剧之一，他与比利·怀尔德合作的《双重赔偿》被称为黑色电影的教科书。1942年到1947年，他的4部小说6次被好莱坞搬上银幕，参与编剧的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·福克纳，似乎至今还没有哪个作家享受到好莱坞如此的厚爱。

他笔下的马洛被公认为是最具魅力的男人、“有着黄金般色泽心灵的骑士”，在四十年代，好莱坞男演员以能扮演菲利普·马洛为荣耀，其中亨弗莱·鲍嘉塑造的最为成功。

他想写一部“人人都在作品里无忧无虑地散步”的小说。

他描述自己的性格是“表面的缺乏自信和内里的傲慢自大的不协调的混合物”。

他当过兵，参加过一战，经历过苦难与孤独，认为自己“始终活在虚无的边缘”。

他不喜欢看大海，因为海里有太多的水和太多淹死的人。

他是个酒鬼。

他认为“一个男人，每年至少要酩酊大醉两次。

这是个原则”。

他烟斗从不离嘴。

与比利·怀尔德一起编剧，被烟熏得忍无可忍的比利经常跑到厕所里躲避，他竟怀疑比利的生殖器有问题。

他瞧不上海明威，曾在小说里给一个警察起名叫海明威，称之为“一个老是重复同样的话，直到让大家相信那话一定很精彩有家伙”。

他拒绝任何奖项。

假如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也必定会拒绝，原因有二：一，他不会跑到瑞典去接受奖项，还工穿上晚礼服发表演讲；二、诺贝尔奖曾颁给太多的二三流作家，而许多实力远胜于他们的优秀作家却未获奖。

他孤零零地死在异地他乡。

只有17个人参加了他的葬礼。

他说：“我是个没有家的人……到现在，还是。

”

章节摘录

1 这幢坚实、幽暗、高大的红砖房位于帕萨迪纳市橡山区的德累斯顿大道上，陶瓦屋顶，白石奠基。房子正面底层的窗户窗棂灌着铅，楼上的窗户是简朴的农舍型，但四周却装饰着不少模仿洛可可风格的条纹和花饰。

房子正面的一道矮墙和灌木丛前面是一块半英亩大小、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绿草坪，缓缓地倾斜到马路边上。

草坪中间立着一棵巨大的喜马拉雅杉树，四周芳草环绕，有如碧绿的潮水围着一块巨石。

人行道和停车坪都极宽大。

停车坪上种着三棵白皮金合欢，也为这幢房子增色不少。

这是一个夏天的早晨，没有一丝风，万物宁静，空气里弥漫着夏日气息——一个爽朗美好的夏日。

关于这里的住户，我只知道有一位名叫伊丽莎白·布莱特·默多克的太太和她的一家人住在这幢房子里。

而默多克太太正需要找一位干干净净、规规矩矩的私人侦探。

比如说，不能大大咧咧地把雪茄烟灰随地乱扔，为了防身可佩戴一把手枪，但不能携带太多，等等。

我还知道这位默多克太太现已居孀，丈夫贾斯珀·默多克先生，一位蓄着连鬓胡子的傻佬儿，生前赚过大钱，曾对本地区慷慨施舍。

所以每逢他的诞辰和忌日，帕萨迪纳的地方报纸都刊登他的照片。

照片下面除了注明这位人物的生卒年月外，还有一句悼念词：“他终生为人服务。”

我把汽车停在马路边上，走过嵌在草坪里的六七块踏脚石，按动倾斜檐顶下砖墙上的门铃。

房屋前面从房门到汽车道砌着一道低矮的红砖墙。

过道的一头，在一块混凝土浇铸的台子上立着一个彩色的小黑人，白颜色的马裤，绿上衣，红帽子。

脚下的基座安着一个拴东西用的大铁环。

小黑人面带愁容，看来他已经站在这里等了漫长的时间，却什么也没等来。

他感到沮丧了。

等着屋子里有谁出来给我开门的时候，我走过去拍了拍小黑人的脑袋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仆人装束、愁眉苦脸的中年妇女终于把房门打开，但只开了大概八英寸左右的一条缝。

一对玻璃球似的眼睛瞪着我，对我打量起来。

“菲利普·马洛。”

“我说，”来找默多克太太。

事先已经约定了。

“愁眉苦脸的中年妇女咯咯吱吱地咬了一阵牙，闭上眼，又马上睁开，用一种见棱见角、硬得呛死人的语调说：“哪一位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哪一位默多克太太？”

“伊丽莎白·布莱特·默多克太太。”

“我说，”我不知道这里有好多位姓默多克的太太。

“是还有一位呢。”

“她又呛了我一句，”你有名片吗？”

“她始终把门缝开得只有八英寸左右，把鼻尖和一只像男子汉的手从门缝里伸出来。

我掏出皮夹，从里面拿出一张只印着姓名的名片，放在那只男子汉的手里。

手同鼻尖缩了回去，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

我猜想也许我不应该走正门，应该从后门按铃。

我又走到过道的一头，拍了拍小黑人的脑袋。

“小兄弟，”我说，“现在有我给你做伴了。”

<<高窗>>

”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。

过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我拿出一支纸烟叼在嘴里，但是并没有点着。

乐呵呵的卖冰淇淋的人赶着蓝白两色小马车走过去，一边用音乐盒演奏《稻草堆里的火鸡》的曲调，一只带金点儿的黑色凤尾大蝴蝶落在一丛紫阳花上，几乎紧挨着我的胳膊肘。

蝴蝶慢悠悠地上下扇动了几下翅膀，然后徐徐飞起来，穿过滞重的、带着香味儿的热空气，摇摇晃晃地飞向远处。

房子的前门终于打开了。

那张愁眉不展的面孔说：“进来吧！”

” 我走进屋子，这间正方形的房屋很大，非常阴暗，有一种举行葬礼的小教堂的气氛与气味。

凹凸不平的灰墙上悬着壁挂；高高的边窗外安着有如阳台栏杆似的铁栅栏；沉重的雕花大椅上铺着长毛绒坐垫，靠背上套着花毯，颜色已经发暗的金穗子从椅子两边垂下来。

后墙上嵌着一块几乎有网球场一般大小的花玻璃，下面是几扇挂着门帘的落地窗。

总的印象是，这间充满霉气的老屋虽说干净却令人觉得憋闷抑郁，难以忍受。

看来谁也没有在这里坐过，甚至不想在这里待着。

大理石面的曲腿大桌子、镀金的挂钟，双色大理石的小雕像??屋子里到处是这种无用的摆设，即使花一周时间也无法把它们擦拭干净。

投入的钱财确实不少，但全都是浪费。

时光如果倒退三十年，在当时那个富裕的、不喜欢议论别人是非的闭塞小城帕萨迪纳，这间屋子应该说还是很有一些气魄的。

我们离开了这间老厅房，走过一段通道。

过了一会儿，愁眉苦脸的女人打开一间屋子的房门，示意我走进去。

“马洛先生来了。”

” 她在门外气呼呼地招呼了一句，说完就咬着牙把我扔在那里了。

2 这是一间对着后花园的小屋子，地上铺着棕红色的整脚地毯。

屋子布置得像一间办公室。

屋子里的什物也都是办公室必备的那些物品。

一位瘦弱的金黄头发女郎，戴着玳瑁架眼镜，正坐在一张打字机台子后面，左边放着一张打字纸。

她的两只手放在键盘上，虽然那台打字机并没有装着纸。

她看着我走进屋子，就挺起腰板，有些装腔作势，仿佛正在等着别人给自己拍照。

她用清亮柔和的语调叫我坐下。

“我是戴维斯小姐，默多克太太的私人秘书，她叫我看看你的几份推荐信。”

” “推荐信？”

” “当然了。”

要看看推荐信。

怎么，你感到吃惊吗？”

” 我把帽子放在她的打字桌上，把没有点着的那支纸烟放在帽檐上。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她叫到我这儿来，事先对我一点儿也不了解？”

” 她的嘴唇抖动了一下，但连忙把嘴唇咬住。

我说不清她被我的话吓住了呢，还是感到气恼。

要么就是为了装出一副正正经经、公事公办的神气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

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她的样子确实不怎么高兴。

“她是从加利福尼亚安存银行一家支行的经理那里，知道你姓名的。”

但是那位经理本人对你并不了解。

” 她说。

“你准备好铅笔把我说的记下来吧。”

” 我说。

<<高窗>>

她拿起一支铅笔，让我看到笔尖是新削的。

她准备好好把我的话记录下来。

我开口说：“我的第一位证明人：同一家银行的一位副经理——乔治·S.利克先生。

他在总部办公。

其次，我还有一位证明人：州参议员休斯顿·奥格尔索普先生。

目前他可能去萨克 à 门托市，要么就是在洛杉矶市政大楼自己的办公室里。

此外，我还可以举出下列几位证明人：德赖弗斯家的小悉德尼·德赖弗斯、地产保险公司大楼的特纳和斯韦恩律师事务所。

记下来了吗？

”她记得很快，一点儿也不费力，眼睛并不看我地点着头。

阳光在她的金黄色头发上嬉戏。

“经营钻井工具的弗利—克兰兹合作商店的奥利弗·弗利。

这家商店在工业区东九路上。

此外，如果你还想知道我在警察界一些朋友的话，我可以举出地方检察官伯纳德·奥尔斯和中央凶杀案的探长卡尔·兰德尔。

你是不是认为我举这么多人已经够数了？

”“请你不要笑话我。

我只不过是在做别人要我做的事。

”“我看最后两个人你就别往他们那儿打电话了。

除非你想让他们知道要我来办的是一件什么性质的案子。

”我说，“我没有怪你。

今天天气很热，是不是？

”“在帕萨迪纳这个地方，这种天气不算热。

”她说。

她从桌子上拿起电话簿，开始查询我提到的证人。

在她查找号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往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开始仔细地观察这位姑娘。

她的肤色苍白，是因为皮肤生来就非常白皙，其实她是一个很健康的姑娘。

金黄的头发虽然不怎么光滑，但并不难看。

只不过她让头发紧绷绷地贴在小的脑壳上，才叫人无法注意到她这头秀发。

她的两道眉毛又细又直，颜色比头发浓得多，几乎可以称做褐色。

纤嫩的鼻翅像是一个害贫血的病人那样惨白惨白。

下巴生得瘦小，过于尖细，令人感到她的性格很不稳定。

除了双唇涂了不多的橙红色唇膏外，她没有用任何化妆品。

在两片镜片后面闪烁着一对大大的瞳仁。

她生着两只很大的湛蓝色的眼睛，眼睛里有一种梦幻色彩。

因为眼皮绷得紧，所以这对眼睛有些像东方人，要么就是因为她的整个一张脸肉皮生得紧，所以眼梢也吊上去了。

整个说来，这张脸带有某种奇特的、略有些神经质的美，只要好好装扮一下，一定会展示出令人吃惊的魅力的。

她穿的是一件亚麻布连衣裙，袖子很短，身上也没戴任何首饰。

两只光光的胳膊上覆盖着一层细毛，有些地方还生着雀斑。

我并没有注意她在电话里说些什么。

我只看到她通过电话里所听到的速记了下来，手里的铅笔极其灵活地在纸上勾出点点线线。

打完电话以后，她把电话簿挂在一个挂钩上，站起身，理了一下亚麻布连衣裙的下摆，开口说“请你稍微等一会儿——”，就向房门走去。

快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她又走回来，把书桌一头最上面的一只抽屉关紧，她走出屋子，关好屋门。室内再也没什么声息了，只听见窗户外边蜜蜂的嗡鸣声。

<<高窗>>

远处有人正在开动一只真空吸尘器。

我从帽子上把那只一直没有点燃的纸烟拿起来，放在嘴里，站起身来。

我绕到书桌的另一边，把她特地走回关起来的那只抽屉打开。

这只抽屉与我毫无关系，我只不过好奇而已。

我看到她有一把柯尔特小型自动手枪放在抽屉里，这与我也毫无关系。

我把抽屉关上，重又坐下。

她离开了大约四分钟。

她开开门，站在门口说：“默多克太太现在准备见你。”

我跟着她又走了一段过道，最后她推开两扇玻璃门中的一扇，身体往旁边一闪。

我走进去，玻璃门在我身后关上了。

屋子非常幽暗。

最初，除了从室外灌木丛和帘幕间隙处透进来的一些光线外，我看不清屋子里任何东西。

过了一会儿我才分辨出这是一间玻璃暖房，只不过门窗都被室外各种植物的枝叶遮严了。

屋子里铺着草席，摆着藤编的家具。

窗边有一张很大的曲背藤椅，椅子上摆着堆成小山的靠枕。

一个女人正斜倚在靠枕上，手里擎着一只酒杯。

在我还没有辨清女人的面目之前，首先闻到的是浓郁的酒香。

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逐渐习惯了屋子里昏暗的光线，我终于看清了这位妇女的模样。

她生着一张大脸，下巴底下几道肥肉。

灰铅色的头发烫得蓬蓬松松的。

见棱见角的嘴巴和像含着眼泪似的两只大眼睛。

她的脖子上围着蕾丝花边，虽然这样粗的脖子也许只配穿足球运动员的运动衫。

她身上穿的是灰色的筒袍，露着两只胳膊，胳膊上斑斑驳驳尽是斑点。

她的耳朵上戴着黑玉耳环。

在她身旁摆着一张玻璃面矮桌，桌上放着一瓶红葡萄酒。

看见我走进来，她一边一口一口喝酒，一边从酒杯边沿上打量我，但却一句话也不说。

我站在她前面。

她让我站着，一直等到喝完自己杯里的酒，把杯子放在桌上，重又斟上一杯。

然后，她用一块手帕拍了几下嘴唇，这才开口说话。

她生着一副男中音的喉咙，用这种嗓音说话的人是需要你认真对待的。

“坐下，马洛先生。”

请不要点烟，我有哮喘病。

“我在一个藤编的摇椅上坐下，把那支一直没有点燃的纸烟塞在上衣口袋里的手帕后面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同私人侦探打过交道，马洛先生。”

我对私人侦探一无所知。

你的推荐人叫我满意，你的收费标准是多少？

“办什么事，默多克太太？”

“当然是件需要严格保密的事，同警察局没有关系。”

如果同警察局有关系，我早就找警察了。

“我的收费标准是每天二十五元，默多克太太。”

当然还需要一些额外花销。

“你要的不少。”

看来你挺能挣钱的。

“她又喝了几口葡萄酒。”

我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不爱喝葡萄酒，但最好还是能有机会谢绝一下别人的邀请。

“挣钱不多。”

“我说，‘当然了，请侦探替您办事花钱可多可少，正像请律师办案一样，治牙也是一样。’”

<<高窗>>

我不属于什么组织。

我一个人干，一段时间只办一个案子，干我这个行当还有风险，有时候风险很大。

我不是一年到头总工作，所以我不认为一天二十五元收费太高。

” “我懂了。

那你刚才说的额外开销指的是什么？

” “这里那里碰到的一些小事。

您从来不会事先知道什么地方要花一点儿钱。

” “但我还是想知道。

”她毫不留情地问。

“您会知道的。

无论花什么钱我都会清清楚楚地记下来。

您可以提出异议，如果您认为花得不是地方的话。

” “你希望拿到多少预聘费？

” “一百块钱就够了。

”我说。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

”她说。

她把杯子里的酒喝干，又重新斟满。

这次她连嘴唇都来不及擦。

“像您这样有地位的人，默多克太太，其实我不一定要预聘费。

” “马洛先生。

”她说，“我这个人很厉害。

但是你可别被我吓着。

如果你要被我吓坏，你这人对我也就没什么用了。

” 我点了点头，等着看这个女人还要做些什么。

她突然笑起来，接着就打了个嗝。

这个嗝打得很漂亮，既不是有意夸张，又让人知道她对此习以为常。

“我有哮喘病。

”她一点儿也不在乎地说，“我喝酒是为了治病。

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你。

” 我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。

我希望这对她的哮喘病不会有什么影响。

“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。

”她说，“像我这样身份的女人总是叫人敲竹杠，我已经习惯了。

我希望我付你的钱花得值。

情况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件相当值钱的东西叫人偷走了。

我要把它找回来，但是我只是要拿回东西，不要拘捕任何人。

偷东西的贼碰巧是我家庭的一名成员——因为姻亲关系。

” 她用自己粗大的手指转动着手里的酒杯，尽管这间幽暗的屋子里光线朦胧，我却看到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。

“直截了当地说吧，就是我的儿媳妇。

”她说，“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——硬得像块橡木板。

” 她注视着我，眼睛突然射出一道亮光。

“我的儿子是个十足的傻瓜。

”她说，“但是我很喜欢他。

一年以前，他办了件蠢事，不经过我同意就结了婚。

他办这件事真是愚不可及，因为他还不能自己谋生。

<<高窗>>

除了我给他一点儿钱以外，他手头没有钱。

而我对于给钱又不怎么慷慨。

他选中的这位女士，或者说，选中了他的这位女士，是一家夜总会的歌星，名叫琳达·康奎斯特。

这个姓倒同她的性格相符。

婚后他们就住在这幢房子里。

因为在这所房子里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和我顶嘴，所以她没同我拌过嘴。

虽然如此，我同她彼此一点儿好感也没有。

他俩的开销由我支付，我给了他们俩一人一辆轿车，给这位女士足够的钱购置衣服等。

她自然发现这里的生活十分沉闷，而且无疑也发现我的儿子毫无情趣。

我也发现他这个人毫无情趣。

简短地说，一个多星期以前，这位儿媳妇突然不辞而别了，甚至没留下转给她信件的地址。

“她干咳了两下，摸出手帕，擤了一下鼻子。

“她拿走的是一块金币。

“老太太接着说，“一块极珍贵的金币，人们叫它布à舍金元。

当年这是我丈夫所有收藏品中最珍贵的一件。

我自己对这种东西没有兴趣，但他却把这块金币视若拱璧。

自从四年前他去世以后，他的收藏我一直完整地保存着。

这些东西锁在楼上一间有防火设施的房间里，在几个阻燃的盒子里。

他的收藏品我都保了险，我还没有去报失。

除非必要，我不想惊动保险公司。

这块金币毫无疑问是叫琳达拿走了。

听别人说，这块币价值一万多块钱。

那是枚样币，并未流通过。

“这种古钱是很难出手的。

“我说。

“也许你说得对，我不知道。

直到昨天我才发现这块金币不翼而飞了。

我本来也不可能知道失窃的事，因为我从来不去动那些藏品。

可是洛杉矶有一个叫莫宁斯塔尔的人打来电话。

他自称是钱币商，打听我们是否准备出售布à舍金币。

这个电话碰巧是我儿子接的。

他说他不认为家里想出售这枚币，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打算。

但如果莫宁斯塔尔先生肯另外找个时间再打来电话的话，他可以先将这件事跟我商量一下。

现在不方便，我正在休息。

那个人说他可以再打电话过来。

后来我儿子把这件事告诉了戴维斯小姐，戴维斯小姐又告诉了我。

我叫她主动给那个币商打电话问问。

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“她又啜饮了几口葡萄酒，挥动了几下手帕，哼哼一声。

“为什么引起了好奇心？”

“我没话找话地问。

“如果这个币商稍有些名气，他就会知道我家的这块币是不可能出手的。

我丈夫默多克在遗嘱里写得很清楚，在我还活着的时候，他的任何收藏品都不出售，也不出借或典押

。这些东西不许任何人拿出这所房子，除非房子受到损害必须搬迁。

即使那样，也只有保管人有权利把东西移走。

我那死鬼丈夫，”她冷笑着说，“似乎认为，我在他活着的时候，对他那一堆破í烂铁片应该更感兴

<<高窗>>

趣。
”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钱德勒是世界小说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。
他是艾略特、加缪、钱锺书、村上春树等文学大师最崇拜的小说家。
被称为“文学大师崇拜的大师”。

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被写入经典文学史册的侦探小说大师。
他的作品被收录到《美国文库一》中。

钱德勒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编剧，他为好莱坞缔造了激动人心的“黑色电影”。
他与比利·怀尔德合作的《双重赔偿》被称为黑色电影的教科书。

自1942年到1947年，他的4部小说6次被搬上银幕，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·福克纳都只能给他当助手，与他合作过的大牌导演有希区柯克、比利·怀尔德、罗伯特·艾特曼等。
似乎至今没有一个作家享有好莱坞如此的厚爱。

本书为他的侦探小说《高窗》。

<<高窗>>

编辑推荐

《高窗》与《长眠不醒》一样，有著名翻译家傅惟慈执笔，译本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。译者将雷蒙德·钱德勒的小说传神地转化为中文，字里行间读者都可以感受到菲利普·马洛玩世不恭的性格，以及他“在黑暗的世界中做最高贵的人”的品德。

钱德勒是世界小说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。

他是艾略特、加缪、钱锺书、村上春树等文学大师最崇拜的小说家。

被称为“文学大师崇拜的大师”。

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被写入经典文学史册的侦探小说大师。

他的作品被收录到《美国文库一》中。

他共创作了七部长篇小说和20部左右的短篇。

钱德勒被誉为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灵魂，代表着硬汉派书写哲学的最高水平。

他是美国推理家协会（MWA）票选150年侦探小说创作史上最优秀作家的第一名，他塑造的侦探菲利普·马洛被评为最有魅力的男人。

在四十年代好莱坞男演员以能扮演菲利普·马洛为荣，其中以亨弗莱·鲍嘉扮演的马洛最为成功。

钱德勒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编剧，他为好莱坞缔造了激动人心的“黑色电影”。

他与比利·怀尔德合作的《双重赔偿》被称为黑色电影的教科书。

自1942年到1947年，他的4部小说6次被搬上银幕，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·福克纳都只能给他当助手，与他合作过的大牌导演有希区柯克、比利·怀尔德、罗伯特·艾特曼等。

似乎至今没有一个作家享有好莱坞如此的厚爱。

“雷蒙德·钱德勒是我的崇拜对象。

我读了十几遍《漫长的告别》。

”——村上春树（2006年村上春树亲自把《漫长的告别》译成日文出版，在日本掀起钱德勒阅读狂潮）

“雷蒙德·钱德勒，每页都有闪电。

”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